

《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中的法语迁移与依存语法思想研究

王海姣¹

摘要：法国外交官汉学家于雅乐（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1857-1897）作为继承了 19 世纪早期法国汉语本体研究成果的新一代汉学家，在 1840 年以降，随中法往来带来的交流需求的推动，及同时期比较语言学思想的启发下，开始将汉语实用语料教学融入到教材编写当中。由他编写的《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1885），在语法方面秉持东西方语言均可运用相通的语言内在结构规律进行分析的思想，通过汉法语言比较的方式，无意识地证明了半个世纪后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 1893-1954）提出的依存语法思想的三种结构关系在汉语中的表现形态，最终在之后继承了于雅乐语法思想的一批法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近代对法汉语教学中法语由“不在场”和“旁观”，向“在场”和“服务”的状态与功能的转变。

关键词：于雅乐；《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法语迁移；比较语言；依存语法

一、引言

首位进行比较语言研究的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asmus Rask, 1782-1832）曾在著作中详述过具体语言的描写语法，他推崇语法对应和原始词对应的观点，并将这两点视作语言比较的核心所在。之后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开始真正理解语法对应关系的重要性，还首次“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印证了语言间亲属关系的存在。²在此启发下，德国普通语言学奠基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最终以更开阔的视野，深入比较了孤立型汉语和屈折型西方语言间的结构特点。他在写给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的信中点明，“汉语里呈现出来的现象……对语言的比较语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³可见大约到 19 世纪中叶，语言学的整体氛围同从早期以典籍为中心的汉语本体研究，到逐渐以应用为目的的语言比较研究的重心转变相契合。

1844 年《中法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日益迫切的交流要求进一步让建立在母语和目标语的语法比较基础上的语言教学成为现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人脑的语义中心主要依靠母语知识，

¹ 作者简介：王海姣，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邮箱：katherinewang@njucm.edu.cn。

² 索绪尔著，高明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商务印书馆. 1985:19.

³ G. D. Humboldt, *Lettre à M. Abel 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 Paris, A la Librairie Orientale de Do-Ndey-Dupre Père et Fils, 1827, P92.

即先于第二语存在的母语会对语言习惯产生很大影响。以中法语言为例,两者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法语属于印欧语罗曼语系,语法、语义、词汇上都很难直接相通,因此若要以实用且贴合法国人认知习惯的方式快速习得汉语,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在教材结构和内容方面都向欧洲语言靠拢,即变相采用现代母语迁移理论中“将学习者所掌握的母语知识运用于外语学习”的做法。⁴这一时期,包括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ere 1858-1930)、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等汉学家编写的教材中都可见到显著的双语比较甚至语言迁移痕迹。追寻源头则可发现,这些稍晚出现的汉学家都曾多少受过更早的法国外交官汉学家于雅乐(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1857-1897)的汉语思想影响。在于雅乐的众多著述中,最能体现其汉法语言比较及其深层依存语法思想的便是《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1885),当中的语法思想可以说既有相对此前汉语本体研究成果的继承,又有相对比较语言学 and 依存语法观念的践行与探索。

二、《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材

于雅乐,19世纪法国驻华外交官和汉学家。他在华20年,于语言、文学、地理、历史、社会领域著作颇丰,《法国人汉语口语教科书》就是其1885年任驻华使馆翻译时,在北京编写的初级对法汉语口语教材。该作除汉语语料汇编外均以法语讲解,因出版时无汉语书名,故历年研究者所采用的汉译名较众,主要包括《汉语会话教科书》,⁵《北京口语渐进实践论文》,⁶《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⁷《法国人实用汉语口语手册》,⁸《京话指南》等。⁹本文考虑到其法语原名“*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与《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的译名更为贴合,故择此名。

该作共计143页,依次可分为语法、会话、词汇和附录四个部分。其中,语法部分从绪论、词类和句法3个层面出发,归纳汉语规则共计75条,其中包括73条语法规则和2条礼貌用语定律。会话共收录短句419句,组成话题22个,主要介绍不同情景中的常见用语。词汇分别收录名词短语948个,动词短语274个,总计1222个。附录包括基数词、基本副词和基本形容词表,分别收录词汇33、61和131个,共计225个专门词汇。这种先语法后语料的编排结构既不同于早期雷慕沙等汉学家的大部头长篇语法分析,也不同于常见于同期在华教材中的先语料后语法的配合讲解,需要结合作品的语法教学原则一同分析。

在19世纪的法国职业汉学家中,以雷慕沙、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毕欧(Edouard

⁴ 罗德·埃利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7-228.

⁶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历史(简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02).

⁷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欧洲中国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7.

⁸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M].学苑出版社.2009:126.

⁹ 刘云.早期北京话的新材料[J].《中国语文》.2013(02).

Constant Biot, 1803-1850) 为代表的很多汉学家常以两个世纪前传教士带回或撰写的历史文化著述为主体研究语料来源, 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建立在古代汉语文献的分析基础上, 主要表现包括同 19 世纪末的教材相比, 这类著作会更注重本体语法研究, 而将语音、词汇和会话等实用内容放在较次位置, 或者直接忽略。例如在 19 世纪前期法国主要的汉语书目《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ua*, 1822), 即由前言、绪论、语法和附录四部分构成, 而作者雷慕沙在讲解时也以语法为分析重点, 以字为基础, 将字义讲解融入语法, 并结合实例说明字在词、短语、句子中的意义。例如在讲解汉语结构时, 雷慕沙就曾表示, “如果省略句子中的主语且该主语为人称代词的话, 那么其有可能已在上文出现过; 如果这个省略了的主语是在前面句子中已经出现过的名词, 那么后面的句子中将不会再出现另一个和该主语同样性质的同义词。如果省略的是句子当中的谓语动词, 而且该动词为存在动词的话, 那么这个动词要么是在后面存在相对其的补充说明, 要么就是在前面的句子中已经同主语或各种不同的补语共同出现过了。”¹⁰可见早期的汉语讲解仅属于纯粹的语法分析而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实用词语讲解, 这样的模式也让学习者的法语思维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汉语在印欧语系学生的眼中像是一个毫无共通之处的他者, 因而难以逾越。¹¹

19 世纪 40 年代后, 包括哥士耆 (Alexandre Kleczkowski, 1818-1886) 在内的一批外交官来到中国, 实地交流的优势让这些汉学家产生了一个新的共通点, 口语流利。因此, 这批汉学家逐渐开始以实用口语研究为先, 而将传统的书面语本体分析作为口语语法教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而非全部看待。归国后, 他们大都在大学任教和编写教材, 故此特性也引起了包括于雅乐在内的新一代汉学家的思想转变, 从而让其在重视语法的基础上, 也开始看重包括语音、词汇、会话在内的实用语料研究。比如哥士耆 1876 年《中国语文教科书》(*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Ecrit*) 的编写原则就已经变成了“让法国学生会说、会读、会写像本地人一样的流利汉语”。¹²出于这一变化, 该教材开始分成法语和汉语两部分, 法语部分介绍汉字、书写和语音, 汉语部分则主要分析北京流行口语, 并通过课文讲解汉语的常见词音、词义、语法及句法。可见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具备访华经验的汉学家已经开始在编写教材时注意汉法比较, 并且践行用法语讲解汉语, 再以汉语语料完善目标语体系的渐进和实用原则。虽然此时的法语只是汉语的讲解工具语, 其语法结构也还未同汉语产生联系, 但随着学科重心向实用目标的转移, 于雅乐所代表的新汉学家已经同时拥有传统语法的知识积累及新实用汉语的思想意识, 因而作为同时具备两种特征的综合学者,

¹⁰ 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Peking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p.20.

¹¹ A. Théophile Piry, *Manuel de Langue Mandarine*, Shanghai: Presse du Bureau des Statistiques, Inspectorat Général des Douanes Maritimes Impériales de Chine en Vente chez Ernest Leroux: Rue Bonaparte, 2s Paris.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Singapore. P. S. King & Son: 12 & 14, King Street, Westminster, London, S. W. K. F. Köhler's Antiquarium, Leipzig., 1895, Préface vii.

¹² Le Comte Kleczkowski, *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Ecrit, Volunmn I*, 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 Cie, 1876.

在如何于教材中体现出就法国人而言的实用性的问题上，于雅乐便摸索出了依靠法语知识框架，通过建构汉语语法规则和语言对比的形式讲解汉语的一套方法。

三、教材的法语迁移与依存语法思想

如前所述，《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的语法讲解主要从绪论、词类和句法 3 个层面出发，共计归纳汉语规则 75 条，其中最后 2 条为礼貌用语定律。总结后的规则主题可见下表：

表 1 《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语法规则主题表

1. 会话	2. 发音方法
3. 汉字声调与重音	4. 名词的性
5. 数目	6. 形容词与名词的格关系
7. 形容词的分类	8. 比较级中表示优势的方法
9. 完全最高级的构成方法	10. 基数词词汇表
11. 序数词的构成方法	12. “数词+量词+名词”结构
13. 人称代词	14. 自反代词
15. 主有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	16. 指示代词
17. 疑问代词	18. 关系代词
19. 动词的分类	20. 被动语态
21. 动词配价	22. 不定式的特殊标记
23. 时间副词	24. 副词分类
25. 常用介词列举	26. 常用连词列举
27. 基本感叹词	28. 姓名
29. 名词的用法	30. 形容词在句子中的不同位置
31. “数词+名词”结构的形容词	32. 比较级中表示劣势的方法
33. 主谓宾结构及省略现象	34. 主有代词的用法
35. 疑问代词的用法	36. 关系代词的用法
37. 数词的用法	38. 倍增数词的排列方式
39. 数目量词的省略情况	40. 动词的不可搭配情况
41. 动词在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用法	42. 动词“是”和“有”在句子中的用法
43. 动词“有”的用法	44. 过去分词在句中的位置
45. 动词充当句子主语的用法	46. 动词的重叠用法
47. 动词+“一”+动词的结构表达	48. “一+动词”结构的表达
49. 句子的不同位置对词性的影响	50. 两类助动词
51. 后置单音节助动词	52. 更为重要的助动词
53. “基本动词+助动词”的可分结构	54. “基本动词+助动词”的固定结构
55. 词义的扩充和缩小	56. 后置双音节助动词的构成方式
57. 助动词“起来”的意义	58. 复合动词的组合方式

59. 可能语气的肯定式和否定式用法	60. 常用前置助动词列举
61. 动词“打”的用法	62. 副词在句中的位置及变化
63. 地点副词和时间副词的属格表示法	64. 介词前置词与后置词的句中位置
65. 连词的省略情况	66. 感叹词与连词在句子中的位置
67. 简单句或主句中的省略现象	68. 插入语
69. 复合分词	70. 省略修辞
71. 倒装修辞	72. 对比修辞
73. 重复修辞	74. 用于主有代词的谦辞和敬辞
75. 尊称、称号及用来称呼他人的词语	

由表 1 可知，教材建立起的汉语语法框架基本参照法语语法结构，具体表现为多条规则都将原本属于法语且相对法国人言语习惯而言十分重要的语法规则搬至汉语语法中。由此也导致教材语法部分呈现出法语迁移与依存语法的两类特征。根据统计，在原著仅 75 条的规则讲解中，“相当于法语……”的对照说明达 243 处，同类内容主要可分成两种，一是以降低汉语学习难度与贴合法语思维为初衷，而在归纳汉语语法规则时有意识找寻或者引申而来的，二语者法语母语相对汉语目标语的语法迁移；另一种则是在以法语为蓝本，在通过比较方法讲解汉语语法时，无意识揭示的跨越民族语言边界的语言内在规律，也即依存语法的思想表现。

1. 法语迁移

总的来说，法语迁移现象在教材中并不少见，像是“名词的性”、“不定式的特殊标记”、“过去分词在句中的位置”都带有明显的语言迁移特征。但从整体上看，贯穿于雅乐汉语句法思想的最显著的迁移还是汉语各类代词的讲解。

首先，由于法语中的主有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常与主有形容词、指示形容词和疑问形容词一起构成三组极易混淆的概念，例如法语的主有形容词表示领属关系，多用于表示人或物的名词前，以说明该对象占有者的形容词形式。而主有代词作为名词的代替表达，则用于避免后者的重复出现，而此用途的主有代词必须与所替代的名词保持性数一致，或者也可用来指明物主人称，从而避免主有形容词的重复出现。如此，由于法语的主有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与形容词在性数形态上的相似，故实际使用时并不易区分，而当这一点迁移到汉语中时，即使汉语严格来说不存在主有形容词、指示形容词和疑问形容词的对应词类，但教材还是将其列入法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给予着重讲解。于雅乐提出，汉语的主有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同样容易与主有形容词、指示形容词和疑问形容词混淆。基于这一前提，有关汉语主有代词的讲解便要将重点放在相对主有形容词的用法区分上。教材认为主有代词和主有形容词“你”、“我”、“他”均可与表示所有格的标记词“的”构成人称代词。例如“我的”就同时相当于法语的 *mon*（表示主体的“我的”）、*ma*（*mon* 的阴性形式）、*mes*（后接名词的复数形式）或 *le mien*（我的东西），*la mienne*（“*le mien*”的阴性形式）、*les miens*（“*le mien*”的复数形式）、*les miennes*（“*la mienne*”的复数形式）等，但是主有

代词却还可独立使用，主有形容词则必须与“的”相连。这一不同让独立的人称代词不仅可以后接句子补语，构成类似“你打我”这样的简单句，而且句子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也可以省略，构成例如“不懂”的表达，而法语则要通过“Je ne comprends pas”这样完整的主谓结构才能表达出相同的意思。此外，独立的主有代词依据其在句中的位置以及同跟随它的名词之间的关系还能形成所有格形式，例如“他哥哥”，相当于法语“son frère aîné”，书面语写作“de lui le frère aîné”。不论这种对应分析是否可以成立，但教材还是明确传达出汉语同法语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语法对应关系的本体观点。

作为语法教学的另一重点，法语关系代词作为名词或另一个代词的替代词，在连接句子并且构成主从复合句方面的作用，与汉语多重语义复合句之间似乎也存在着对应关系。法语的关系代词可分为简单关系代词和复合关系代词两种。作为法语的简单关系代词 *qui*（指人），*que*（指物），*dont*（指人或物）所对应的汉语表达，“的”或“所”加上“的”的构式即足以覆盖简单句的绝大部分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所”字要置于“的”字所带的动词前，构成例如“你所说的话”这样的短语，法语则要通过 *que* 组成“les paroles que vous dites”才能表达同样意思。而相对复合关系代词，教材则将汉语长句中基本不会出现明显的关系代词的现象解释为，并非汉语分句中不存在相互连接的关系代词，而是由于相对于 *qui*（相当于英语中的 *who*）、*que*（相当于英语中的 *that*）、*dont*（相当于英语中的 *which*）而言的关系代词通常很难翻译，因此某些汉语分句出于表述效果考虑便选择省略这些已经完成从句切分工作的代词，而这些省略了关系代词的句子之所以还能维持完整架构，则是因为汉语句子的意义和结构通常具备补充说明的功能，例如“有人竟想发财”实际应为“有人（他）竟想发财”，就相当于法语的“*Il y a des gens (qui) ne pensent qu'à s'enrichir*”，可见尽管汉语省略了关系代词“他”，但句子却依然通畅，不影响理解，如此久而久之，汉语句子省略关系代词的情况便为大众所接受，以至中国人在使用时不会再有意识地完成省略关系代词的步骤，只有外籍初学者才需要这方面的专门讲解和练习。

追其语法思想本原，可以看出于雅乐参考法语总结而来的汉语语法其实并非产自完全意义上的语言迁移，而更多是因其在认知上并未将这两种语言视为无法相交的相异语言体系，所以他才会相信二者都具备统一的内在规律，因而语言教学也应当从语言比较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不同目标语相对内在规律的用法区分角度进行。正如于雅乐在教材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因此，汉语并非法语译文的奴仆：甚至更确切点说，这个说法倒过来才是成立的。正是因为有了汉语，我们才能够在使用并且相信这些语句所表达的意思的同时，也能确定自己所做的表达和理解是同样正确无误的。”¹³换言之，于雅乐相信，汉法双语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相互成就的依存关系的。这种比较思想在此前的欧洲语言教学中并不罕见，但于截然不同的东方语言教学中的实际尝试和运用在当时则较为少见。于雅乐希望“效仿欧洲已经出版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教材”，因而教材才

¹³ 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Peking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Avant-propos II.

会“同样包括清晰易懂且在语言会话中很有可能用到的各种基本要素”,¹⁴而这也解释了表1母语和目标语讲解框架相似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教材这种坚持以法语为语法框架样本,通过比较各类词句语法来讲解汉语的教学方式,从语言学角度也可视为是半个世纪后依存语法思想的早期探索。

2. 依存语法

1959年,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 Tesnière, 1893-1954)在《结构句法基础》(*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 1959)中提出依存语法也称从属关系语法或配价语法的概念,他强调:“关联、结合与转换是概括一切句法结构现象的三大核心。”尽管泰尼埃尔的理论在当时并不成熟,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明确表达了句子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的区别,换言之,他发现了隐藏在句子可见形态下,按照特定规则构成的等级谱系结构,从而使句法学研究有望跨越各种民族语言的外在界限,进一步揭示出语言元范畴的内在规律。与1934年泰尼埃尔首次提出依存语法的思想雏形的时间点相比,于雅乐的作品要更早半个世纪,尽管于雅乐并未上升到跨语言共通规律的层面,但在从法语角度归纳汉语语法规则的过程中,他确实无意识总结出了汉语句法内部的三类主要结构关系。尽管作为初阶语言教材,原著对于语言规律的探索确实较为浅表,但这三类关系与关联、结合与转换结构特点的契合情况依然不应忽视。

(1) 支配关系

作为依存语法的基础,泰尼埃尔十分强调句子成分间的从属关系,他相信句子不仅由单纯的词组合而成,还包含了词与词间的关联。就像一个原子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总数会被称为化合价一样,一个动词在句中所能支配的成分总和也是这个动词的配价。常见动词可分为零价、一价、二价和三价动词四类。尽管于雅乐的教材并未细分到动词价数层面,但他的确在原文中清楚提出了动词配价的概念,并以此为纲归纳了汉语动词的用法。

与西方语言多以动词作为判断句子是否完整的标志的情况不同,汉语动词并不一定总是占据句子中心词的地位,因此于雅乐明确表明,汉语动词本身一般无特定标价,而是要根据句子及上下文意来判断动词的支配关系。汉语动词包括简单动词(例如“来”)和复合动词(例如“吃饭”)两类,往下又可分为及物动词(例如“有”)、不及物动词(例如“来”)、代动词(例如“自立”)、无人称动词(例如“下雨”)等。随后又表明,汉语及物动词可通过与“叫(叫)”及“被”的连用表达被动义,例如“被人打了”,并且还表明在汉语肯定句中,当句子不存在任何暗指意味时,主语及后置成分或称补语构成的结构中间可插入动词,构成例如“我爱你”的表达;在否定句中,动词和主语则要被否定词隔开,构成例如“我不打你”的说法。从依存语法的角度看,这种讲解方式实际上就是在顺着从无人称动词的零价动词先向简单主谓结构的一价动词,再向主谓宾二价动词渐

¹⁴ 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Peking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Avant-propos I-II.

进的词法思路，从而讲解汉语动词的基本类别。随后到了“汉语动词配价”的规则部分，教材便以实现动词支配关系为目标讲解了不同句式中的动词特征。肯定命令式既可以通过单个动词本身实现，也可以在动词前加上第二人称代词来完成，或者还可以在动词后加上表达要求、命令语气的“罢”以做到。否定命令式则是在动词前加上“不要”或者“别”。条件式可通过某些词缀或具有假设意义的词组实现，例如“若”、“若是”、“要”或“要是”。可能式会在基本动词前加上助动词“会”、“能”，或在基本动词后加“得”，又或者当这个基本动词本身和助动词构成的表达能够成立时，再在这两个成分中的基本动词前加上“得”，例如后一种情况就有“过得去”的用法；当可能式表达否定义时就在助动词前加上否定词“不”，或将否定词单独放在基本动词和助动词当中，构成例如“过不去”的表达。放在动词后的短语“不了”也同样能表示完成一件事的不可能性，例如“卖不了”。现在分词的构成方式是动词加词缀“着”、“的”，或者也可以在动词后面加上表示时间的短语“的时候”或“的时节”。

总的来说，在于雅乐眼中，汉语动词并不像法语那样具有明确的配价关系，甚至可以说汉语灵活的句式变化还是影响习惯以动词支配关系判断句子关联状态的障碍。但是于雅乐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汉语句子也同样存在支配关系的事实，因此虽然教材的讲解重点都放在不同句式的区分上，但其本质还是希望令习惯首先依据动词划分句子结构的法国人实现掌握先迅速定位动词状况，再判断句子内部支配关系能力的目标，从而最终使学习者借助母语语感快速掌握汉语。

(2) 组合关系

泰尼埃尔提出，“结合”即为通过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成分的方式增添成分，从而实现句子的扩充和延长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建立在明确区分实词与虚词的前提下，因为其总体上就是依靠独立于多个同类相加实词的虚词连接而成的。毫无疑问，于雅乐从教材编写伊始就秉持着先实词再虚词的分类原则。尽管为了保证规则难度的渐进性，75 条语法规则都被分成“词类”和“句法”两个大类，但这两部分的词类排序原则始终如一，除了随难度增长而加入的新类外大都保持着先实后虚的对应顺序，具体分类如下所示：

表 2 《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语法部分词类顺序对照表

词类	句法
A. 名词	A. 名词
B. 形容词	B. 形容词
C. 序数词	C. 代词
D. 代词	D. 数词
E. 动词	E. 动词
F. 副词	F. 助动词及动词修饰词
G. 介词前置词及后置词	G. 副词
H. 连词	H. 介词前置词、后置词、连词及感叹词
/	I. 汉语结构

/	J. 句法的几种修辞格与礼貌用语
---	------------------

实词和虚词的区别关键在于实在语义的有无。如表 2 所示,具备实在意义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四类实词理所当然地排在了介词、连词及感叹词这类无实义虚词之前。在从结构上明确了汉语实词与虚词的具体类别后,当讲解具体语法规则时,教材首先介绍了汉语为了表达词与词之间关系时常用的某些本身多带有动词义的词缀。例如介词前置词“给”、“替”、“从”、“离”、“在”、“和”、“对”、“同”、“上”、“到”等,介词后置词“里”、“外”、“上”、“下”、“后”、“前”,不可分的介词前置词短语“照着”,可分的介词前置词短语“在……里”、“在……上”、“如同……一样”,介词后置词短语“……的时候”、“……之前”等。然后表明汉语中并不存在类似法语中“et”这样的连词,¹⁵但是“连”、“同”、“和”、“也”这几个介词却可以代替连词发挥作用。对立连词有“但是”、“虽然”,更替连词有“或是”、“不但……而且”,原因连词有“因为”、“所以”、“既然”,条件连词有“若”、“如果”、“不然”等。然后说明汉语通常会省略逻辑连词、状语连词、选择连词、条件连词、对立连词、原因连词的情况,再表明如果句子中的几个名词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话,那么这些名词要么呈现一个接一个的结构,要么形成列举关系,要么就在最后说明或者表明这些词其实都是同义词。如此一来,汉语句子的确存在组合关系的情况也就得到了确认,不论这种关系由并列、转折还是更替实现,也不论汉语连词的情况与法语的如何不同,甚至连词是否会出现于句子中,组合关系的存在事实都毋庸置疑。最后再讲解具体使用时的汉语复合分词一般都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分句或插入句通过并列连词短语及从属连词短语连接而成,这些没有联系的句子可以先一个接一个排列,然后再用“的”字连接到一起,最后再用“和”、“并”、“而且”这样的连接词缀,“到底”、“只”这样的对立词缀,“或……或……”、“也不……也不……”这样的分离词缀,“因为”、“所以”这样的推论词缀连接起这些分句;又或者也可以通过将这些既可以表达时间或地点的和谐复合句、假设句、包含有连词短语的句子放在基本句子前,再用“的”作为各句的并列连词,最后再将这些用于说明存在物体、行为的句子放在包含动作行为的句子之后的方式,来使各句间形成从属关系。

综上,同法语相比,汉语多样的连接虚词是法国人的另一个学习重点,教材利用大量篇幅讲解该问题的深层原因也是为了从复杂的连词中勾陈出汉语也同样具备的内部组合关系的特性,如此才能从认知上将众多且不同功能的汉语组合虚词与少量但却多义的法语结合虚词联系到一起,从而在语言学层面上缩小因语言用法比较而产生的差距,揭示不同连接关系下相通的组合规律。

(3) 转换关系

转换也属于一种扩充句子的手段,但不同于结合的延长原理,转换只通过变更语法类型的方式来增加句子的内在多样性,本质上也就是改变实词的语法范畴。尽管很多语言学家并不看重转换的意义,但在汉语中,不论是将无限语句纳入有限句式,还是整个句法体系的递归,又或将依存规则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以将简单句规则推广到复杂句领域,转换都无疑是令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

¹⁵ et conj. 和; 而且; 但是。

但却又让依存语法理论完整化的重要组成。当词类变化完成后,词的功能会随所属类别的变化一起改变,因此转换关系不同支配关系,转变的对象只是被转换者的类别,因为转换行为完成后,新的关联就会自动生成。法语中词类转换的情况有限,但汉语中词类转换的现象却十分常见,可以说几乎每种实词都存在类别转换的情况。除去上文提到的主有形容词转主有代词的例子外,名词也是一样,尽管汉语主语词一般都会放在从属的动词前,但名词也可以通过在其前后加上“的”的方式分别变为所有格或修饰格,例如名词“羊皮”就可以这样变为“……的羊皮”或“羊皮的”,也可利用添加词缀的方法变为“给羊皮”的与格形式。此外,在名词所接动词后再加名词也可使其处于某种格中,例如“我给他”就是通过动词前加上一个词而使其成了宾格;若是动词为及物动词还可在其后加上一个可由该动词支配的词,例如“烧纸”。在名词前加上词缀“自”或“从”又可使其成为夺格。综上,教材对名词词类的转换仍停留在名词转形容词的有限领域,名词转动词、副词等情况均未展开,但汉语名词可以转换词性的规则还是获得了教材的承认。

形容词也是一样。汉语中的定语形容词不论简单形容词、复合形容词、词缀形容词还是不带“的”的形容词都会统一放在所修饰的名词前,例如“好人”。因为如果这个形容词跟在名词后,那它就不再是定语,而是变成了暗指其前动词“是”的述词,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后的形容词起的便是终结句子的作用,或者也可由句中最后一个成分依据其在句中的位置成为该句的不及物动词,例如“人好”。由此也可证明,汉语中存在形容词转动词的转换情况。此外,由于汉语中的地点副词和时间副词也可通过其在句中的位置,或者借助“的”来表示属格,例如“是哪里人”,所以汉语副词也可以转换为形容词。

另一方面,动词也可凭借句中位置或与其组合的词语转变为不及物动词的主动态形式,反之亦然。此外也可转换为名词、副词、介词等,例如“笑”可变为“笑他”,“起”变“起兵”,“上”变“上等”或“路上”,事实上大部分介词前置词与后置词一开始都曾是动词。由此可见,尽管描述汉语动词词类转换的篇幅最为有限,但动词依然是各实词类别中涉及转换类型最为丰富的一种。

根据以上提到的汉语词类转换的性质来看,汉语词类转换大多仅限一度转移,即被转换的成分都是某一类词,或仅为简单句的一个成分。这样的词类转移既可以是大类转移,也可以是大类中子类的转移。而根据复杂程度,这类转换也只属于仅包含一步转换的简单转换类别。这点与教材仅涉及初阶语法的性质相关,但转换关系是汉语句子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点确实已在法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此也可从语言学层面总结出汉语在句法内在规律方面的主要特征:

第一,作为概括一切句法结构现象的三大核心,汉语中也存在关联、结合与转换结构;

第二,不同语言在三种核心现象方面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法语等西方语言着重关联现象,汉语则重在转换,结合虽在两种语言中均有表现,但是构成结合关系的虚词在数量和义项方面却都呈现出相反情况;

第三,尽管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形态和语法上都与表音文字呈现出极大不同,但是仍可通过语言学内在规律的分析,发现其同包括法语在内的西方语言的对应联系。

四、结语

以19世纪40年代为界,法国人的汉语研究曾经经历母语由“不在场”向“在场”的转变。早期法国人在通过典籍分析汉语时,很少会将自己放在使用者的位置开展研究,因此汉语研究曾仅限异国他者的外部观察。但随着汉语实用需求的日益高涨,19世纪下半叶的汉语研究也随着法国人相对汉语环境的“在场”而代入了法语语法的投射。这种投射最常表现为母语相对目标语的迁移,并且还很快成为了众多语言教材的共同现象。但这种语言迁移行为背后并非折射出汉学家相较母语而产生的目标语轻视心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将二者都视为具有同等语言学地位的无差别语言,所以才更希望从句法结构上找出相通之处。因此这种安排并非源自模仿当时欧洲语言教材的常见模式而带来的汉语语法的强行简化,而是真诚希望能以相对更加明朗的西方语言内部规律为样本,尽可能在汉语中也找到相同的结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者当时在状态上由“不在场”变为“在场”的西方语言所经历的,更多还是相对汉语的从“旁观”到“服务”的功能改变,至少于雅乐的《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中反映的情况确是如此。而在于雅乐之后,该方法也得到了之后一系列汉学家的认可和再发展,法语的“在场”与“服务”开始不仅限于语法层面,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语音领域。比如1909年微席叶编写的《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 de Pékin*),该教材除了在结构上继承于雅乐的实用编教思路,从而直接由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构成外,微席叶还在《汉语法式标音法》中坦言,书中的法语注音方案正是在于雅乐以法语发音标注汉语的启发下,同时借鉴了儒莲、于雅乐和威妥玛的标音法成果综合而来的,直到新中国拼音方案正式问世前,此注音方案都一直为法国汉学界所沿用。可以说同于雅乐时期相比,此时法语在汉语目标语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又获得了进一步提升。¹⁶

当前有关依存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此理论为指导的机器翻译系统的实践基础上,以对外汉语教学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则较为有限,在此前提下有关该理论在近代对法汉语教学史中的早期实践研究则更加少见。需要明白的是,不论是语言信息自动处理、自动翻译还是人机对话,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不同语言载体的信息互动目标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19世纪末以实用汉语教学为目的的双语内在规律的无意识探索,还是现代自然语言在计算机处理中的有意识运用,两类研究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提供养分的关系。比如《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这类暗含依存语法思想的早期汉语著作即可从理论语言学领域为计算机语言学提供基于真实语言及历史语言学的有效数据,为完善和鉴别传统语言学理论的真伪奠定基础。类似上文于雅乐的观点也可证明早期依存语法理论并不统一,并且存在众多变体的客观现实,因而依存语法的实证研究应当依据实际研究需求来确定依存语法的标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也可以视为一种有效的变体数据来源,而于雅乐作为近代尝试以配价语法作为对法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从而编写教材的先驱者,也因此具备了更进一步的继续探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Peking

¹⁶ 王海蛟.19世纪法国外交官于雅乐《法国人用汉语口语教科书》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0.

Typographie du Pét'ang, 1885.

- [2] Eugene, A. N.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3] 耿昇.法国汉学史论[M].学苑出版社.2015.
- [4]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历史(简述).语言教学与研究[J].1983(2):148-156.
- [5]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等主编.欧洲中国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6] 李海燕.从教学法看对外汉语初级口语教材的语料编写.语言教学与研究[J].2001(4).
- [7] 李泉.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C].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2003.
- [8]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M].学苑出版社.2009.
- [9] 许光华.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史概览汉学研究(七)[M].中华书局.2002.
- [10] 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2003.

Research on French Language Transfer and Dependency Grammar in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Wang Haijiao¹⁷

Abstract: As a new generation of sinologists who inherite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language ontology in France in early 19th century, French diplomat and sinologist Camille Clement Imbault-Huart (1857-1897) began to integrat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ractical materials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language textbooks after 1840, driven by the communication needs brought about by the Sino-French exchanges and inspired by the ideas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t the same time. His textbook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adhered to the idea that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languages can be analyzed by the same internal structure laws, and Imbault-Huart unconsciously prov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dependency grammar proposed by French linguist Lucien Tesnière half a century later in Chines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languages. Finally,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French sinologists who inherited Imbault-Huart's grammar ideas, the circumstance and function of French language transferred from “non-present” and “observing” to “present” and “serving” in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Key Words: Camille Clement Imbault-Huart; *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French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dependency grammar

¹⁷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Haijia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China. Mailbox: katherinewang@njucm.edu.cn.